

蛻仙岩：金代翰林坐化地

□周郢



壶天阁景色怡人。

通讯员供图

金元之际诗人元好问《送天倪子归布山》云：“后日天门重登览，蛻仙岩下幸迟留。”题目中的“天倪子”，即泰山著名道士张志纯。元好问诗的意思是：当张志纯再次登临泰山的时候，请在蛻仙岩下为他驻足停留，以凭吊长逝于此的故友王若虚。

王若虚(1174年—1243年)，字从之，金代藁城(今属河北)人，金章宗承安进士，官至翰林直学士。金亡不仕。于1243年东游泰山，卒于登山途中。元好问《内翰王公(若虚)墓表》云：“岁癸卯(1243年)夏四月辛未，内翰王公迁化于泰山。……公春秋虽高，而济胜之具故在，及回马岭，褰裳就道，顾揖岩岫，欣然忘倦，迤迳至黄岘峰，憩于萃美亭之左，顾谓同游言：‘汨没尘土一生，不意晚年乃

造仙府，诚得终老此山，志愿毕矣。’乃约子忠先归，而遣子恕前行视夷险，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，良久瞑目若寐然，从者怪其移时不寤，追视之，而公已逝矣。”又《中州集》卷六王若虚传：“癸卯(1243年)三月东游，与刘文季辈登泰山，息于黄岘峰之萃美亭，谈笑而化。”

王若虚坐化之地，名蛻仙岩。弘治《泰安州志》卷一《山川》云：“蛻仙岩：在山之阳。昔翰林王从之跣趺而逝，人以为升仙。”《岱史》卷八《遗迹纪》载：“王从之，不知何许人。初官翰林，后隐泰山，跣趺而化，人称其地曰蛻仙岩。”元东平王旭有《蛻仙岩》诗：“玉堂遗老津南翁，平生景慕恨莫从。著书辨明经史惑，议论至今学者宗。一朝东游登日观，笑视八表开心胸。归

来中途憩磐石，遽谢浮世骑苍龙。天风缥缈导笙鹤，弱水不隔蓬莱峰。我行道此不能去，摩抚短碣怀高踪。青山千叠云万重，阴吹浩浩生寒松。独立苍崖空四顾，神交何必真相逢。”此文收录于《兰轩集》卷二。

蛻仙岩的具体位置，《泰山道里记》载于岱顶，称：“(舍身崖西南)石壁峻嶒，为蛻仙岩。……有王老石屋，《岱史》云：翰林王从之化此。”但据元好问《墓表》所记，王若虚坐化之地为黄岘峰，即今中天门所在的山峰，蛻仙岩自不会在岱顶。故《泰山道里记》之说有误。民国胡君复《泰山指南》上云：“(回马岭)侧一岩，曰蛻仙岩。”此岩地处黄岘峰下，与元好问所记位置相合，即今壶天阁北玉皇庙址。当年一代诗宗便长逝于斯。

◎ 捕风捉影

瞄准树梢

□刘水 文/图



岱庙银杏树。

树上的鸟大概是燕雀，她们把巢做在树梢上，啄木鸟啄出的树洞里。一大早就在高高的枝头上“吱吱”叫着，飞起飞落，追逐嬉戏。树上的叶子黄透了，鸟的脚爪一抓，嘴也一啄或翅膀一蹭，便有一片片黄叶旋转着，飘飘悠悠落下来。

如果能把叶子飘落的轨迹勾勒出来，一定别有韵味。也许那就是她们的“感情线”，既带着对枝头的眷恋，又带着扑向大地怀抱的欢欣。如果把无数条“感情线”用光线，或一种特殊材料加以呈现，便会成为沟通“无人之际”的树景艺术。人有人生，树有树生，树的一生充满了细节变化，也该有艺术的呈现。

立冬这天，晚上下了小雨。第二天我一早进到岱庙，想赶在游客涌进来前，看到满地落叶自自然然，如微波荡漾的样子。等游人踩来踩去，那种感觉就找不到了。

举着相机对着树梢拍照时，突然想起一句俄罗斯的民间谚语：“朝星星瞄准，比朝树梢瞄准

打得更高些。”我的镜头瞄准树梢，随着树上的黄叶一天天落下，树梢上的叶子一天天稀薄，地上的叶子一天天变得厚实。我的镜头也跟着由高向低，又从树梢转到了地上。依然离不开树。

天贶殿后、后寝宫东侧院内的银杏树，说不清植于宋还是清，要两人才能合抱，是岱庙最大的一棵古银杏。我连续几天早上进岱庙看银杏树，总会在这棵银杏树下绕上几圈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牛，拴在树上了。要真是一头牛也好，可以坦然地卧伏在满地落叶上，安闲地反刍、咀嚼岁月时光，不必担心踩上臭烘烘的白果，也不必保持矜持的形象。尽管内心里特别想在地上自由卧伏，甚至打个滚儿。

由银杏想到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“竹林七贤和荣启期”砖画。我在玄武湖西南角的“玄圃”，曾经看过复制的一面照壁一样的装饰墙。当时没看仔细。

读艺术史家巫鸿的书《天人之际：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》，又在插图中看到这两幅砖画。插图很

清晰，一幅是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王戎，另一幅是荣启期、阮咸、刘伶、向秀。春秋时期的荣启期穿越时代，与魏晋时的“竹林七贤”坐在了一起。每个人物都席地而坐，解衣盘礴，尽显名士风范。

人在树下，人与人之间都以树相隔，树形都婀娜多姿。奇怪的是，这里最多的是叶片如扇形的银杏树，10棵树中，银杏树占了5棵。

巫鸿说：“画家赋予每株树以特殊的面貌和性格——他突出了叶片的不同形状和尺寸，并强调了树干和枝条的婀娜姿态和韵律感觉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，“颇有意味的是，画家并没有根据‘竹林七贤’的传统称谓绘出一片竹林。其道理正如把荣启期这个古代琴师添加进来，这两幅砖画的目的并不是描绘一组同时的历史人物，而是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表达这些人共同具备的遗世独立精神，在自然、音乐、美酒和冥想中获得精神的自由。”

他说画中的树木，“因此也被

赋予两层意义，既表现了这些人的自然活动环境，又象征着和他们进行精神交流的第二自我。对于艺术家来说，作为七贤聚集之地的‘竹林’在此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，更重要的是显示各位高士和自然之间的共生。”

但是，为什么偏偏是银杏，而不是柳树、槐树或别的什么树，占了一半的分量呢？是因为银杏叶精致的叶形？还是因为银杏树的高寿？或者单单就是画家喜欢？寺庙里为什么多种银杏树呢？而且往往在门前、大殿前后左右对称地栽种，所谓“银杏双挺”。银杏树就是中国的“菩提树”？生活中，我们看到的银杏树大多挺拔向上，却不像画中的形象那么线条优美，如人物的服饰富有韵律。

风乍起，鸟惊飞，落叶纷纷，游人纷纷。在欢呼雀跃的游人中，我看见一个女孩竟然戴了一顶金黄的银杏叶桂冠。那是她花了一夜，用一片片银杏叶粘起来的。每片叶子都会给人带来一缕快乐。